月令解

二

縣百辟卿士有益于民如句龍后稷等月令言縣即
天子之縣內諸侯也夫雩將以求雨也今乃以祈穀
實蓋祈雨正爲穀也以祈穀實猶爲麥祈實無非爲
民也
農乃登黍是月也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
廟
月令書登麥登稻之後天子必以牲嘗之而薦寢廟
惟此月書登黍則獨以異文登者謂農以新獻於上

含桃絶不相涉孔子獨知月令于薦黍之時加以含桃方慁云含桃實雖小而類桃故亦謂之桃不然月令薦新非一事何獨此加以含桃邪案解内亦以月令爲呂不韋書不得云孔子獨知月令矣其下所云殊無意義應有脫誤

令民毋艾藍以染毋燒灰毋暴布

藍以染青故青出於藍夏染之爲最美也聖人恐其取之多非所以助物長故戒之周禮染人注凡染當及盛暑熱潤則是月用藍以染正得其宜既戒人無

艾藍矣又令毋燒灰暴布此二事亦爲染發也考工記㡃氏湅帛以欄爲灰言以欄木之灰漸釋其帛則灰爲染之用矣布爲人之服去地尺曰暴（案尺字原書作天今改正據考工記云去地尺暴之非去地尺曰暴也語亦舛誤）晝暴諸日則布亦必暴矣燒灰暴布則耗傷陽氣不欲張而用之也

門閭毋閉關市毋索挺重因益其食

門閭毋閉欲陽氣之宣也周禮設司關司市之職非欲罔民之利也上之人不窮民隱則貨賄倍出矣重

分冬曰諸生蕩惟言生而不言死葢自生而死如草
木昆蟲之類有生于春夏而死于秋冬者顯然可見
故言死生分自死而生則起于萌孽之微初無可見
之跡故言諸生蕩然此則論時令而然若君子所以
治身則冬夏若異而實同蓋人之一身嘗欲至誠滌
慮退藏於密此道固無分於冬夏夏則戒以毋躁與
冬之欲寧異者暑爲躁寒爲寧聲色人所欲止之毋
使之進滋味人所欲薄之毋使致和者欲則節之心

也言陰氣受任助蕤賓君主種物使長大楙盛也

温風始至蟋蟀居壁鷹乃學習腐草為螢

皆記時候也孟春言東風孟秋言凉風此風應時也而夏之温風乃言於夏末者蓋温風至則陽氣極也蟋蟀以羽翼未成而居壁鷹學習學搏摯也腐草為螢木之腐也蟲生草之腐也為飛螢

天子居明堂右个乘朱路駕赤騮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

季夏也而言土知土用事也水潦盛昌土至此潤溽而易雨持功猶言用事也水潦盛昌神農將用事而人乃舉大事以妨之違盛逆天而天災適當之矣

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

注潤溽謂塗溼也潤溽乃雨之證故大雨時行曰時行則非常有所謂涷雨者田家因之或燒或薙謂治草也所以行水是水既行則草無不死如彼熱湯復

生水故也稼不孰以水為害也行冬令則季夏之時似冬因風而寒故曰風寒冬時如此鷹隼未陰而先鷙注謂得疾厲之氣孟夏行秋令季夏行冬令皆四鄙入保皆有所畏而然

中央土

四時五行固是天地所生而四時是氣五行是物氣輕虛所以麗天物質凝所以屬地四時孫天年有三百六十日則春夏秋冬各分居九十日五行以配四

時布于三百六十日間以木配春以火配夏以金配秋以水配冬以土則每時寄王十八日也故九十日之間戊巳之日各有九也雖每分寄而位本未宜處於季夏之末火金之間故在此陳之也周人兆黃帝於南郊迎土氣於季夏亦以是爾歷於立秋以前言土王用事即其時也橫渠張載云以易言之八卦之位坤在西南致養之地當離兌之間離爲夏爲火兌爲秋爲金則坤爲土在中央宜也又木生火火生土

中霤一室之主居中而奠四隅郊特牲云家主中霤而國主社故中央祀中霤祭用牲之藏當以人六脈之次第求之自右手起以命脈為主於是為脾為肺乃入左手為心故中央先心也

天子居大廟大室乘大路駕黃騮載黃旂衣黃衣服黃玉食稷與牛其器圜以閎

大廟位左右个之中大室又為大廟之中故中央土居之疏云周之明堂以夏世室推之大室在中央大

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始用行戮
此記七月時候也涼未至於寒故秋為涼風若北風其涼則寒矣露四時皆有之惟白露則氣肅白露為霜是也蟬至秋則無聲非寒蟬何以能鳴秋鷹祭鳥與獺祭魚豺祭獸小異雖均是示有先之意惟鷹祭時鳥猶生也祭後始殺之故云始用行戮今鷹夜擒小鳥以温爪曉則縱之則鷹誠有不直殺之理
天子居總章左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

也載謂建之於車周禮交龍為旂旂必有鈴白衣衣色尚白也白玉玉色尚白相玉經云白如截肪

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麻木穀也金王之時食麻恐其或過取物之泄我者以殺之犬金畜也金王之時食犬恐其或悖取物之同類者以和之秋主刻制器廉以深廉稜也以對春觀疏則圓廣廉則方嚴矣達則顯深則隱

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

澤一視同仁天下皆在我覆幬之中則平之義廣矣

是月也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

元日祈穀雩祈穀務農重穀也穀之種類多曰五穀曰九穀凡人資以養者皆穀也若仲秋所登之穀天子以新而嘗則嘉種之尤嘉者可為百穀之長故惟以穀名之登麥登黍時之所嘗皆新也而惟於穀獨言新者以此種熟時始可言新穀之升也以彘嘗麥以雞嘗黍凡所嘗皆有配也而嘗穀無之者見穀之

則日在辰角屬辰也角二星

昏牽牛中旦觜觿中

牽牛六星北方之初宿觜觿三星西方之末宿牛與

觜亦相望也

其日庚辛其帝少皥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南

呂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

南呂者斗建酉之律也仲秋氣至則南呂之律應周

語云南呂者贊陽秀物案國語無物字此張氏增成其義漢志云南

備冬藏以是知先時而備物猶能之人靈於物可不

知有先具邪

天子居總章大廟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

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此當酉上八月位也

是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

養老之禮古之盛禮也若指衰老之人則其禮不同

矣然授以几杖與致仕之人相似待之亦不薄至於

受其殃

古人之於刑謹之重之孟秋既命嚴斷刑矣至此又從而申嚴之刑章有五而曰百刑舉罪以言也傷膚毀髮古人尚不忍若斷者不可復續死者不可復生則斬殺之辟可枉橈而不當乎此章不特戒之而已直以反受其殃警之非設為之辭也觀呂刑一篇反覆用刑之道直謂苗民殺戮無辜上帝降咎乃絶厥世則反受其殃信不誣也夫人臣任用刑之責以枉

牛角握之屬也惟一一皆中度斯謂備當一有不合

非備當也古者聖王奉其祭祀敬之至則無一事不

敬故不憚其委曲誠之極則無一物不誠故不嫌其

反覆施之於神神其有不饗乎後世視肹蠁為茫昧

付幽深於不可測鹵莽之患生而怠慢之念起宜乎

神之不格也

天子乃難以達秋氣

聖人有以順陰陽之氣深慮夫邪之得以干正天地

大難矣難則磔牲唯秋則不磔蓋達秋氣則有輔相
裁成之意惟天子能之亦不假有所磔也
以犬嘗麻先薦寢廟
以犬嘗麻以金勝木也月令凡言嘗取義亦不同或
勝之或生之或合之先薦寢廟麻始熟也
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竇窖脩囷倉
孟秋嘗補城郭至是則築之城郭所以衛民王公設
險以守其國此其所設也孟秋民未可役有破壞姑

未當死而死如冬時夫時正仲秋萬寶告成萬民之所說也一失其正則在天之時或旱或風草木將歸根復命或生或死所以裁成輔相之道不可不謹也